

雄关漫道真如铁

■ 昇 非



大娄山，似一头伏卧在天地间的青色巨兽，脊背横亘在黔北与巴蜀之间，鳞甲是千峰万壑，呼气凝为终年不散的雾。而娄山关，便是这头巨兽扼守南北的咽喉要道，是天地造化铸就的千古险隘。

《贵州通志》载其“万峰插天，中通一线”，道尽雄关之险峻。站在关前仰望方知，这一线生路，是夹在大小尖山之间的嶙峋石喉。风从喉管里倒灌，带着松脂、腐叶、铁锈和旧战壕翻起来的土腥气，扑面撞怀——这是90载峥嵘岁月留在这苍山雄关的独有记忆。

1935年2月，这咽喉处打响了一场恶战。红三军团顶着刺骨寒风摸黑攀上小尖山，用石头垒筑工事，以刺刀和滚石扼住关口，把黔军两个团压在关南的沟底。破晓时分，寒霜还挂在枝叶上，马蹄已叩响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

顺着百丈梯往下，365级石阶嵌进山肋，象征着跋涉一年的长征路。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陈列馆就藏在山肋里。陈列馆展墙上的作战地图，红箭头从桐梓咬向关口再压向遵义；展柜里的枪，枪托裂了，刺刀卷了；照片中的战壕，走向紧咬着崎岖的山形。件件实物、张张照片，诉说着当年那场绝境鏖战的艰辛与壮烈。

出馆门抬头，笋子山岩壁像被劈开半幅，一面词碑嵌进去——高13.55米，宽25米，396块大理石拼成碑面，刻写的《忆秦娥·娄山关》全词46个字被夕照烤得发烫：“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的。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毛体书法如龙蛇盘壁，每一笔都积蓄千钧之力。字句横亘苍山，把一场血战的苍凉、一段征途的艰险永久镌刻进娄山关绝壁，也让“雄关漫道真如铁”这句慨叹，成为整部长征史诗诗最雄浑的写照。

这场鏖战，是长征路上极具转折意义的關鍵一役。遵义会议拨正革命航

向，让困顿的革命前路初见微光，但紧随其后的土城一战受挫，让红军再度陷入战局被动。危急之时，党中央果断调整战略、避实击虚，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将天险娄山关视作遵义会议后重整军心、扭转战局的第一块试金石。

1935年2月26日傍晚，关口鏖战落幕，山野硝烟未散，残雾氤氲，毛泽东同志随军委纵队策马下关，行至关南坡道时骤然勒缰驻足，回望苍茫关山。霜晨行军的冷月雁鸣、险关鏖战的铁血峥嵘、绝境翻盘的豁然心境层层叠叠涌上心头，诸多心绪积淀发酵，最终落笔成篇，写就《忆秦娥·娄山关》这一震古烁今的红色词章。

整首词作气韵沉雄、格局开阔。上阕白描行军实景，西风凛冽、长空雁鸣、霜晨冷月铺展苍茫意境，细碎马蹄轻踏山道，似恐惊扰沉寂苍山，低沉军号穿风而过，似被寒意梗塞截断。这不是凯歌高奏的胜利进行曲，而是裹挟寒霜、隐忍蓄力的黎明前奏，寥寥数笔写尽长征路途的苦寒艰辛，暗合红军孤军转战、负重前行的勇毅坚韧。下阕笔锋陡转、逆势升华，以一句诘问破局抒怀：这铁铸一般的千古雄关，当真不可逾越？将士们踏破险隘、浴血夺关的步履，便是最铿锵的答案。“从头越”，逾越的不仅是壁立千仞的娄山天险，更是红军挣脱迷茫困顿、重新辨明方向、重拾信心底气的全新征程。

结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绝非寻常山水描摹，而是全篇意境与精神的凝练。连绵起伏的群山，如万顷海浪奔涌浩荡，既是黔北大地的壮阔地貌，更是敌军层层合围、步步紧逼的凶险战局；落日熔金、血色铺洒山巅，是浴血沙场的真实底色，更是奔赴胜利最炽热滚烫的希望之光。一阕词，承载着血战山河的沧桑记忆，凝结着伟人的胸襟气魄，更是党和红军屡挫屡进、向死而生的精神缩影，为漫漫长征路刻下沉雄、坚定的红色注脚。

母亲的浆水面

■ 许伟锋



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乡愁。每到暑气黏人的黄昏，母亲总会从厨房端出一碗浆水面。热气裹着清酸扑在脸上，我总嫌烫，嫌那股酸味直冲冲的。母亲不说话，只从灶台边的老瓦罐里舀一勺新浆水，慢慢兑进汤里搅匀。我胡乱扒几口，就推开碗跑远。

后来离家，穿上军装，走进军营。每次和战友们围坐一桌吃饭，筷子碰着碗沿，热闹得很。可每一碗饭咽下去，心里

总有一处角落空着。

那年夏天，野外驻训。戈壁滩上，烈日把空气烤得发烫。训练间隙，我仰头灌水，喉结滚动。就在那一刻，舌根忽然没来由地泛起一丝熟悉的清酸，带着芹菜的香脆和面的劲道。那股味道劈开千里燥热，直直落进胃里。我愣在那里，水壶悬在半空，忽然就懂了：我念着的，从来不是那碗面，而是在灶台前一直为我守候的人。

休假回家，我推开门，母亲正在厨房忙碌，那只老瓦罐还蹲在灶台边的老位置。母亲回头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回来得正好，这一罐浆水刚醒透。”

黄昏的光斜斜地照进来，照在母亲的白发上，照着罐口蒙的那层白纱布。我捧着碗，一口一口，吃得很慢……

归队那天，天还没亮，母亲把一瓶浆水悄悄塞进我背包，只说了一句：“路上喝，解乏。”

火车开动，我抱着那瓶微凉的浆水。玻璃瓶上的水汽，潮潮地沾在掌心，像故乡清晨的露。

回到营区，我也试着自己做浆水面。买来芹菜，网上学的法子兑汤，一遍遍尝，却总是不对味儿。

前几日母亲来电话，声音里带着笑，说新浆水又成了，要给我寄。我连忙说：

朝拜谒。雄关漫道真如铁，主席挥师从头的。从头越，三山推倒，九州喜悦，北京城楼朝阳如血。”

词作直抒胸臆，朴素滚烫，是一名老兵心底对峥嵘岁月最深沉的眷恋。遥想当年，雄关横亘，险途重重，在毛泽东的运筹指挥之下，红军冲破天险，杀出困局。词篇由战火硝烟弥漫的往昔，一跃而至山河安定的新中国，推翻三座大山，神州大地普天同庆。结句意蕴悠远，当年染遍关山的铁血赤诚，已化作照耀华夏大地的盛世朝阳。

山河作笺，诗词留声。萧华同志的《长征组歌·四渡赤水出奇兵》，以铿锵诗行谱写恢宏乐章，让长征奇迹传遍大江南北，使雄关热血、赤水壮歌深深镌刻进民族记忆。“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鱼水一家人。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黔境。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马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这首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以质朴铿锵的句式、回环跌宕的韵律，完整再现四渡赤水转战黔北的壮阔历程。既写尽高山险隘的行路之苦，写透红军机动灵活的战略之精湛，也描摹军民同心的鱼水深情，更彰显绝境之中矢志不渝的信仰力量。结句“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加修饰，直白热烈，道出全军将士发自内心的信服与赞叹。诗行之外，乐曲流转，文字与旋律彼此映照，将浴血征程化作生生不息的红色回响。

淬火的诗行，串联起娄山关血战、赤水河突围的壮阔战局，刻录下红军于绝境中奋起、向着光明坚毅前行的艰辛征途，凝聚成跨越时空的伟大长征精神。

硝烟散尽，山河日新。如今的黔北大地锦绣铺展、岁月静好，昔日炮火轰鸣的战区险隘，早已化作守望盛世、赓续初心的红色地标。山间词碑默然矗立，长风掠过娄山关的千峰万壑，依旧回响着先辈奋不顾身的铿锵足音。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的。”新时代强国强军的征途上，依然横亘着一座座亟待逾越的“雄关”。我们当传承先辈之志，秉承无畏风骨攻坚克难，保持昂扬姿态勇毅笃行，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胜利荣光。

“不用，路上折腾，太麻烦。”

电话那头静了一会儿，母亲叮嘱道：“在外好好照顾自己，别太累。”

挂了电话，我站在营区，望着上空飘扬的旗帜。

有人说，浆水是引子，引出来的，是一整条故乡的河。这条河穿过千里万里，流淌在我站岗的地方。

母亲不懂这些。她只知道，儿子穿着军装远在他乡，便一年又一年、一遍又一遍熬好那罐浆水，等我归来。

我在远方守着家国，母亲在家乡守着灶台。我护万家灯火，她以一罐浆水，暖我归途。

受惊孩童。

如今的铁铃关已不再承担军事守备职能，但苏州人民从未忘记这段红色历史。2019年9月，铁铃关战斗史迹陈列展馆正式建成开馆，通过历史照片、战时遗物、老兵口述史料等，完整还原拂晓激战、七烈士事迹、部队严守纪律的真实过往，全景展示了苏州解放历史进程中的生动画面。

于我而言，铁铃关是贯穿半生的精神坐标。20多年前，我从军校毕业踏入姑苏，与这座河畔雄关结下不解之缘。初入军营时，老兵讲述的铁铃关解放故事，让这片土地的红色基因融入我的血脉。我曾在晨雾里仰望关楼，指尖抚过墙面凹痕，更能读懂革命先烈冲锋向前的赤诚。

转业之后，我依然常来铁铃关，向研学者生讲述当年解放战斗的真实故事，让更多人知晓属于苏州的红色记忆。

暮色缓缓笼罩运河水面，钟声在晚风中轻轻散开，城市灯火与城墙光影遥遥相映。藏在古关里的忠诚与担当，顺着运河流水绵延向前，伴着寒山寺钟声久久回响……

斯诺的发现

循着长征足迹
我一路重绘历史坐标
定位志丹县的黄土沟壑
走进一孔红都窑洞
我看见美国记者那年风尘仆仆
镜头审视带补丁的军服
侧耳倾听将士的叙述
困惑的目光逐渐如湖水澄澈

那天采访，他忽然听见
秋收的枪声继续在井冈回荡
毛泽东口中的“我”渐渐褪去
像竹海绵延化作满山的“我们”
叙述不再是毛泽东
而是红军
不再是个人命运的起伏
而是一支笔，饱蘸燎原星火
在天地铺开的史册上
大写拯救中国的史诗

漫漫西行路，记者听见
一个人的心跳
融进千万人的脉搏
一种叙述，从主观的河床溢出
成为客观的、奔涌的江流
伟大事业的耕耘者
不再是奋斗与荣誉的承载
而是大地本身的苍苍与辽阔

斯诺，那年的西北发现
至今仍像北斗星辰
高悬在时间的崖畔
熠熠星光告诉我
和世界伟人的心中
清空了自己
装下人民和整个时代

辣椒的品质

在杨家岭的入口处
我看见毛主席种过的菜地
玉米、黄瓜、茄子
还有一畦长势喜人的辣椒
辣椒，这种寻常作物
能让任何寡淡的菜肴
瞬间激发出馥郁的滋味

他是湖南人，一生喜爱辣椒
那火辣辣的颜色
是一团燃烧的火焰
让人热血沸腾、激情澎湃
为真理、为生存、为发展
他高擎一支火把
火辣辣地在黑夜里前行
赣南的祠堂里
他火辣辣地
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抗争
让农村包围城市的火种得以幸存
长征途中
他与张国焘力争北上的方向
让民族的希望
没被南下的一己之私吞没

辣椒的味道质朴而鲜明

延安行吟

（组诗）

■ 程文胜

那是人间烟火气、百姓家常味
让他心中时时装着人民
那年胡宗南大军压境
他和战友共商应对之策
一个强烈建议转移
一个坚持留下战斗
在枣园窑洞的墙壁上
我看见，一张抓拍的老照片
定格了当年沉默的瞬间
任粥时扭开生气的脸
毛泽东面容深沉，视线转向门外
他们就像两只火辣辣的辣椒
静静悬挂在正午的枝头
那么鲜红，那么明亮

毡 帽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
导游指向一张老照片：
看见毛主席头上的毡帽吗？

那年大雪封山
元华工厂赶制出毡帽
帽檐软垂
遮不住冻红的耳廓
战士们把它摆在炕头
不肯顶着这团灰白布
走进漫天风雪

“实用就好”，毛泽东随手戴帽
出现在报告会上
后来来园的风认得它
黄土地有了它的影子
它不挺括，不威风
可延安的冬天
硬是被一群戴毡帽的人
戴出盎然春意

在纪念馆广场留影
蓝天白云
站在他伟岸的塑像下
我是如此渺小
而一道炽热温馨的光
如同那顶毡帽
正轻轻落在我的头顶



黄山（中国画）

史泽超作